

孽镜台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84968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84968>.

Rating:	Explicit
Archive Warning:	Major Character Death , Rape/Non-Con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崇应彪/殷郊 , 彪郊
Character:	殷郊 , 崇应彪
Additional Tags:	生子 , 强制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0 Words: 5,757 Chapters: 1/1

孽镜台

by [黑迦西 \(Higashi_Ri\)](#)

Summary

孽镜台前无好人，父债还须女命偿。

北伯侯——北伯侯！

谁，谁在叫我？

北伯侯，朝雾障中来——

崇应彪站在池水深处，周遭尽是乳色的雾，九尺外似乎有岸。脚下似深陷沼潭，令他寸步难行。池水非水，是浓腥的血海。

那声音又响起：北伯侯，将它系在肚子上，我助你上来！

说完，雾中一条羊肠粗细的红绳朝崇应彪抛来，崇应彪抓在手里，滑溜溜的很结实，便照做，跟随红绳的拉拽，这才登上岸。说来奇怪，他单足刚踏在岸上，雾气就消散个干净。

“哎呦。”方才指引他的声音叫喊道。

崇应彪低头，之间年纪约莫五六岁的女童正有模有样地拍着心口。

“拉你太费力啦。”

女童说着便来牵崇应彪的手：“继续朝前走吧。”

“小闺女，你是谁，我为什么跟你走？”

“咦，”女童反问道，“你还没认出这是何处？”

崇应彪知道，他陷在血池里就已经知道。他死了，死前与姬发缠斗，姬发用鬼侯剑割断他的喉咙，河水湍急，他的血激荡在白浪里，飞溅出层层血花。

他死前听见姬发喃喃地说：殷郊，你看到没有……

崇应彪想笑。殷郊自然是看不到了。可是他笑不出来，他的尸体被卷入急流，跌下高崖。

如今这正是地府的景象。他摸了摸脖颈，仍有很深的沟壑，只是血已经流干。

“让我猜猜，那池子里，就是我的血吧。”

“你猜错了。”

女童牵着他向前，前方有棵突兀的树木。树冠上挂满赤红的布条，细看，和崇应彪绑在身上的一样。它们千丝万缕垂下，在地府空气无风自动。

“阎君托我来接你上路。每个新下来的罪鬼，都要重走一遍阳间路，从出生到死去，等走完这条路，认清了自己都犯下什么罪，这才到阎君的殿前。”

“刚才的血池，是你在母胎里降生的地方。”

说罢，女童伸出两指，在崇应彪身前轻轻那么一比划，肚子上的红绳落地了，整整齐齐地，像被剪断一般。他也就明白了树上的布条是什么。

东西南北四伯侯之上，是朝歌之主。而北地二百诸侯，皆听从北伯侯崇侯虎调遣。威震一方的封地领主膝下多子，个个文韬武略，崇应彪只是最不起眼的那个。

崇应彪第一次见到生母的面容，竟是在他死后。

产房里嚎陶和惨叫不绝于耳。婢子是侧室的陪嫁，也还年轻，只有十三四岁，从未见过这等血淋淋的场面，直接趴在床头哭起来。接生婆焦头烂额，血水端出去一盆又一盆，还得悄摸声儿的，不给人知道。

这是崇侯虎抢来的女人，封了侧室。此后便是她几次三番地寻死，闹得鸡犬不宁，刚开始崇侯虎还揣着耐性去哄，时日久了，便见都不见。

侧室在彻底失宠前怀了崇应彪，崇侯虎被召入朝歌，剩下虎视眈眈的正妻与她为伴。生产这天，侧室招呼着婢子和产婆，偷摸用了废弃的柴房，才敢接生。

崇应彪的魂就站在柴火堆旁，伸手就能碰到生母的脸。

天上闷雷滚滚，却迟迟不落雨。产婆抹去额前汗，挤出难看的笑来：“夫人听，这是春雷，要天降甘霖，是吉兆。”

纵有老天爷襄助，这逼仄柴房之外，再无人听得见哭叫。侧室终是没有逃过。

“夫人，实在不行，我得去问问。”产婆怕极了。

“你问了，我们都活不成！”侧室嗓子哑了，“我不活，但我孩子一定要留下。”

她的手伸向半空，崇应彪愣了，也怔怔地朝前伸手。

“……娘？”

这是他初次见到生母，与她对视。或许是对视吧，崇应彪在她漆黑的眼眸中，看不到自己的倒影。他慌忙去握她苍白的手，却有股无形的力量，阻止两只手相触。他怎么也攥不住手心，生母的手就这样落下去了，断气前眼睛都没来得及合上。

崇应彪掉下来一颗泪，第二颗，第三颗……便听得黑云中传来震耳响动，窗外扑扑簌簌地，密密麻麻的雨水，才终于下起来了。

崇应彪正是这天出生的。

他有所理解，似乎崇侯虎不喜欢他，其他兄弟们跟随崇侯虎学习武艺，却从不主动带上他。王上命伯侯送质子入朝歌，自己也是第一个被推出去的。这一切都有原因。

崇应彪的魂站在雨中哭，女童乖乖地捏了捏他的掌心。

“这也是我的罪过之一吗？”崇应彪问。

女童点头：“她是为了生你，才死的。你确实要偿这份罪。凡人生来就是有所亏欠。”

“我第一次知道她长什么样。”

女童咬着手指沉吟片刻，真挚地对他讲：

“挺好的。我都不知道我母亲是什么样子。”

崇应彪也将女童的手捏了捏，女童却不伤心，她闭起眼睛，悠悠地说：“但我能想象出来，那是一张，很年轻的脸。笑起来很好看，眼睛亮亮的，然后……然后就看不清了。”

“你小小年纪就下来地府啊。”

“比你早来几个时辰吧。”

二鬼继续前行，雾障后赫然立着一座恢弘冰冷的城池，是朝歌。

崇应彪和女童，一大一小没入朝歌百姓熙攘的洪流中。今天看热闹的百姓格外多，听说伯侯送质子入城，今后都跟在二殿下身边习武，与王孙同吃同住。在朝歌百姓听来这是莫大的幸事！伯侯之子何其多，能够获得这种待遇的，须是多么出色的孩子。

崇应彪听着纷纷议论，脸上毫无波澜。只是对女童说：“来了。”

这时听得身后一位少年声音：“请问，朝歌王城怎么去？”

巡兵不拿正眼瞧他：“这儿就是王城。”

少年窘迫道：“我是想问，见二殿下...怎么才能见到？”

崇应彪指给女童看，说：“看，那个是我。”

其他质子都已经随父亲在王宫留宿，歇息一夜，次日清晨去拜殿下。

而崇侯虎给了崇应彪一匹劣马，路途遥远，劣马先天不足，若不是崇应彪中途停留驿站恢复脚力，也不会比别人都晚进城。巡兵听他自报身份，是北伯侯之子，自然不信。

昨日其他质子进城，都是衣着光鲜，神采飞扬的，怎么到你这儿，就满身的烟尘，满脚的泥泞？

巡兵开始吹嘘：我见过南伯侯之子，骑枣红马使长戟。东伯侯之子，骑黑马背钢鞭。西伯侯之子，骑白马带黄钺。我亲眼看着他们昨天就跟着王孙巡城呢，偏偏就没见过骑瘦马的北伯侯之子？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。

少年与巡兵拉扯无果，被推攘个趔趄。少年正欲争辩，却被旁人拉去。

那人正牵着一匹白马，问他：“你就是北伯侯的公子？”

“我是。”少年低头看他，只需要看一眼，他便想起这张脸了，“啊，我记起你！”

“嘘！”他压低了声音，“我也认出你了。走，我带你入宫。”

巡兵狐疑地盯着两个人窃窃私语的背影。

“别听那个当兵的乱讲，他连我都没见过，全是道听途说来的。”

说罢他翻身上马，把崇应彪也拉到马背上，坐在他身后，比他整整高一个头。

这就是殷郊。

之前王召伯侯入朝，崇应彪跟在北伯侯身边，与殷郊有一面之缘。那时，王孙与其他几位伯侯之子已经非常熟络，不常被父亲带出门的崇应彪，倒是只能局促地在一旁看着他们谈笑。

女童喜悦地扯了扯崇应彪的衣角：“他是谁呀？”

“殷郊，殷寿的儿子。我小时候远远地看到过他。虽然我们都长大了，我还是一眼能认出他。可能是眼睛比较好认吧，谁知道呢。”

女童听得很认真：“还好他记得你。”

崇应彪笑了：“听他骗人，他才不记得我，他只是认出了我衣服上的纹样，和我父亲的是同一种。”

女童低低地哦了一声，若有所思。

——崇应彪崇应彪，你教我一下，殷郊的殷怎么写？

——你不会喊哥哥吗？还崇应彪崇应彪，谁教你这么喊的。

崇应彪蹲下来，在女童掌心写了个“殷”字。女童恍然。

——好巧，我也姓这个殷。我家好像正是这座城呢，怪不得刚才就觉得好熟悉。

——啊？

这不应当。殷启死于姬发剑下，殷寿膝下只有殷郊一子。殷寿和殷郊在那天都死了，殷郊更是自己亲手砍下的……朝歌除了他们，还有谁姓殷？

崇应彪随着白马深入城池，两侧景象扭曲，光阴的流逝在二鬼眼中清晰呈现，转眼已经变成了黑夜。

军营乱作一团，质子旅有人滋事。

“崇应彪，是不是你告的密？”是姬发的声音，听起来牙都快咬碎了。

“那能叫告密吗，我如实向上汇报，他苏全孝不守纪律。我错了吗？”

这年的崇应彪，与当年那个坐在殷郊马背上的少年，已大有不同。他的脸上多了道疤，身条也是质子里最拔高的。说起话来夹枪带棍，除了姬发，没人想招惹他。

他们随殷寿行军，归途中经过冀州，那是冀州侯次子苏全孝的家乡。苏全孝偷偷求姬发帮忙望风，放自己几个时辰回家探望，一定在天黑前返回军中。姬发心软答应下来，不曾想苏全孝前脚刚走没多久，殷寿就命人点兵。

姬发要去冀州城喊回苏全孝，被殷郊拦下。殷郊说，你与苏全孝一起玩失踪，我怕父亲会多想。不如我去找他回来，免得别人多言。姬发拗不过，只得同意。

等殷郊回到军中，等着他的是殷寿的三十下鞭责。

质子旅的气氛剑拔弩张，姬发的拳头砸向桌板，崇应彪兀自叼着草作无畏状。

两团互不相让的烈火在殷郊走进来那一刻，才算熄灭。

他们不约而同看向殷郊——这场事件中唯一受伤的人，脊梁上的鞭痕殷红交错。

姬发的拳头收了起来，崇应彪翘在凳子上的腿也默默放下，朝地上啐了口，吐掉那根草叶。

殷郊沉默，目光在两位对立的质子之间巡视，最后停留在崇应彪身上。

“你跟我来。”殷郊留下这句话，转身走向营房。崇应彪颇为得意地斜睨姬发，奇怪的胜负欲告诉他，这次他占了上风。

姬发想起来殷郊老是劝他的一句话：你别和他一般见识，父亲知道了，又要罚你们思过，谁还陪我去林场骑马呢。

“我知道是你给父亲告密。”殷郊开门见山。

“还疼吗？下手真狠。”崇应彪顾左右而言他。

“我本想着，要罚也是罚到姬发和苏全孝身上去，怎么会知道你也在。”

“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。”

“你是副将，连你都觉得我汇报纪律是错的，是吧。”崇应彪个子很高，他和殷郊对话，不自觉地塌下肩背，全然没了士兵训练有素的姿态。他往后靠，靠在墙上，让自己松弛下来。

“如果你真希望将士避免错误，当时就会站出来拦下他们，不是背后放冷箭……”

崇应彪打断他：“行了，我知道你想护谁，别给自己找借口。”

殷郊呆了片刻，含糊道：“我在跟你说正事，谁立功谁犯错我都清楚着，功则当赏，有过必罚。”

新任的副将，模仿起他父亲的威风，还算学到半分神韵。

“我也跟你说正事，你的伤还痛不痛了。”崇应彪转到殷郊背后去看他的伤，“什么功功过过，我的功劳苦劳你是一件没记着，整天眼睛也不知道盯着谁。”

崇应彪也不是生气，他想看殷郊被呛，王孙这张嘴也是个得理不饶人的，崇应彪听不进去道理：你总是跟我谈公事，我就跟你聊聊私事。

他等着看殷郊害臊，只是后半句被营房外的士兵喊声压下去，殷郊没听真切。

“下次不能再这样了。”

崇应彪，二殿下要见你。

知道了。瞪什么瞪，我走了，老子在这多余。

崇应彪离开时，朝瞪着他的姬发回了个白眼，不过显然，他没那么愤怒了。

女童看呆了，说：“你怎么变好凶啊。”

崇应彪的魂说：“我开始做坏事，人就会变凶。人性变坏，面相也会变的，你知道吗。”

女童说：“这件事，不算大坏事，只是小坏事。”

魂说：“但凡人难以约束欲望，做了一件小的坏事，以后就会想作更大的恶。”

崇应彪心里是清楚的。那天晚上殷寿找他，就是跟他讲。

——你有没有觉得，郊儿最近，越来越不听话了？

崇应彪不敢应答。

——我打算，找个人替我管教管教他。

殷寿在身旁踱步，崇应彪心如擂鼓。

——这个人，必须得是我的儿子里，最舍生忘死，最忠诚的那个。不然郊儿他可不服管。

殷寿手里握着鞭笞过殷郊的鞭子，轻轻地，一下一下地，敲打 在崇应彪的铠甲上。

舍生忘死的、忠诚的。

崇应彪的铠甲里汗如雨下，他对殷寿的恐惧达到顶峰。

殷寿完全看穿了他，知道他进朝歌以来，一直想要什么、觊觎什么东西。

而且殷寿竟也愿意将“这样东西”拿出来作筹码，押在权谋的赌桌上。殷寿连自己唯一的血肉都不疼惜，拿出来训狼。直接摆在崇应彪面前，告诉他，来，这是你将来的犒赏。

更可怕的是，崇应彪心里的恶种随着殷寿的敲打也在发芽，它在心脏，在大脑里扎根越来越深。果然，果然小小的背叛只是开端。

几天后，就是四伯侯觐见的日子。将崇应彪投入地狱的那场癫狂盛宴，定罪的刑场。当殷寿在他耳边咆哮：杀了他，你就是北伯侯！

我要做北伯侯？不是的。

我要做最舍生忘死的、最忠诚的那颗子。

魂问：后来的事，是我犯下最深重的罪吧？

女童答：残杀两名血亲，应当投铁树狱，杀生者、不敬父母者，也要入刀山狱血池狱。

魂说：……等等。

女童说：怎么了，继续往前走吧，还有段路才到孽镜台呢。

魂说：你说两名血亲，可是，我只杀过我父亲。

崇应彪低头去看女童，女童不答，神情恍惚道：“好像有人喊我回去，我得走了。”

“先别走，告诉我！”

告诉我另一个是谁，我想不到。

女童的身体忽地慢慢飘起，似是要远离崇应彪。崇应彪想抓，却瞥见她腰间一直绑着那根

红布条，从没摘下来过。每个魂魄都要从母胎血海走出来，从出生到死亡。每个降生的婴儿都要割断那条带子，才算真正地出生。

你为什么，没有将它剪断？

“小孩，跟我说，你叫什么名字。快跟我说。”崇应彪拽着她，不让她的魂魄飞离。

“我没名字，没人告诉过我，没人给我起过名字。”女童茫然地说着，终于挣脱崇应彪，朝高处飞去。

崇应彪颓然跪坐，冷汗滴在地上。他不知道，鬼魂还会流汗。

北伯侯——

北伯侯——

“别叫了，叫魂一样。”崇应彪骂道，“你把那小孩带去哪儿了？”

转轮王显相，二头低垂，四只豹眼注视着崇应彪：“她是不成形的魂，本就不属于三界，暂时在地府游荡罢了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凡胎在母体里慢慢凝聚魂魄，最后才能凑齐三魂七魄。而她只在胎中活了三天，故生死册上根本没有她。原本她的魂魄只能随母一同下界，不过...刚才有了一些变数。”

“什么变数？”

转轮王两手捧笏，背后又有一手抚着金须，足下登云，即刻投身虚空，只留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：

“有人想逆天改命。这小孩的母亲方才已经脱离人神道，死而后生，她自然不能在我地府多留。北伯侯，你的路还没走完，尚未看清虚实，你且向前吧，前面是你的最后一程。”

转轮王拨开崇应彪眼前的雾，周围已是牢狱的景象。

太子殷郊谋逆之心昭然若揭，三日后问斩。

崇应彪手里掌管殷郊牢房的钥匙，显然这是殷寿给他的“赏赐”。崇应彪遣散了所有人，尽管他没有将狱卒支开太远，也没有锁上牢房的门，但也没人敢进来。

弑父替位的北伯侯，光明正大地在牢狱里逼迫戴罪的太子失身于他。

对于其他人而言此地太过血腥，那两个人都沾满血腥气，无论是罪名还是他们在做的事，自始至终都带着王室见不得光的阴暗和残忍。任何人都不敢靠近他们，想都不愿多想。

牢狱深处传来的不堪入耳之声，只当是恶魂挠门、厉鬼敲钟。

“谁对谁错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”殷郊抓着崇应彪的衣襟。

“你看啊！你来好好看看我。”崇应彪捏着殷郊下颌，与他对视，“你能看到什么。”

“我看清楚了，你和殷寿，都是嚼着亲人血肉的畜生。”

崇应彪松手，扯过殷郊双臂绞在身后，而他从背后顶进去：“还有呢。”

“你永生永世，都在阎罗殿前赎罪。”

顶得更深。“还有吗。”

“姬发会杀了你。”

崇应彪的脸忽然靠近，贴着殷郊颤抖的脊背。

“我本来没想动你。但三天后，在姬发杀我之前，你会先死在我手里。殷郊，我实在不想，不想看你落到别人手中。”

魂踉踉跄跄地走出地牢，一呼一吸间晦明变化，走到外面已是行刑当日。姬发的剑架在殷寿脖子上，警告崇应彪不得动手。崇应彪和崇应彪的魂几乎都同时笑起来。

我担心殷寿的那条老命作甚么呀，你快将他弄死吧。

飞箭射瞎崇应彪的一只眼，他摔下高台，在满是猩红流动的视野里，他再一次爬上去，朝高处爬上去。手脚并用，不再作为人了，变得像野兽。

姬发的吼声越来越失控：“崇应彪，你敢动手——”

殷郊，我送你最后一程。这厢崇应彪即刻斩断了自己和人世的最后一丝联系，从此他就要在罪海里沉浮，无边无涯永无宁日。

有颗头滚到崇应彪脚边，他不敢看。

女童再次出现，崇应彪的魂说：你怎么又来了？

女童说：阎君叫我来看了一眼，我生前最后待的地方。看完我便真的走了。

魂指了指高台：是那儿吗？

女童张望一番：是了！就是这里。

魂又指了指殷郊的尸体：你去认人吧，看看是不是他。

女童跑到殷郊躯干旁端详：看不到脸。那张脸很年轻，笑起来好看，眼睛也亮亮的。但我能感觉到就是这个人。虽然他现在又脏又冷，不过没关系。

她忽然匍匐在殷郊的尸体身边，蜷缩成小小的一团，紧挨在殷郊胸前，乖巧地闭上眼睛，像是终于找到最后的归所那样安稳平静。

崇应彪看到她本就黯淡的魂魄愈来愈透明，最后在天地间散得干干净净。

原来你没有名字，没有将脐带剪断，是因为你从来没能降生到这世上。你就是死在我手里的另一个血亲。

北伯侯，你的生路到了尽头，此处正是你的孽镜台。

六案功曹、四判官、另有十大阴帅，位列转轮王左右。孽镜台前无好人，魂魄在台前皆被映出所犯罪孽。崇应彪面前通向的是五浊世界，身后通往的是八大狱一百二十八方小狱。由转轮王悉数其罪孽，再判往各狱受苦赎罪，才可投身轮回，继续偿恩报怨。

——你一生犯下业障重重。奸盗杀生者，发往剥衣亭寒冰大狱。忤逆尊长，挑拨离间者，发往黑绳大地狱，尝刮骨、穿肋、刖足、倒吊、割心之刑。再投十六诛心地狱，诛灭其嫉贤妒能之心、怨恨他人不死之心、逼迫屈从淫意之心、好斗好胜牵连无辜之心、执迷不悟之心。漠然世间正法，再投阿鼻地狱，抽筋搯骨，肝损肠断。不孝父母至亲相残，投大热大恼大地狱，投生畜类。

——北伯侯，你还有什么想问的？过了这关门，就不便同你多言前尘往事了。

——殷寿之子，殷郊现在何处？

——西海之戎地，北海之亥地，去岸十三万里。海内仙山，天柱昆仑。

——他没死吗。

——都雷太岁殷元帥，封神榜上有名，太岁部下众星之一。其今后命数非地府所能参透。

“好，好。神鬼殊途，不能同归。”

崇应彪低声念完，无所留恋纵身投入一百二十八小狱，终于还自己一片清净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